

## 洋场才子 —— 中国近代文艺市场的第一代开拓者

孟兆臣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洋场才子是一群在上海租界从事文艺作品生产和经营的文人,是中国第一代职业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化经营活动为开拓中国近代文艺市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为自己开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关键词:** 洋场才子;文艺市场;小报;言情小说

在中国近代文化产业发展史上,海上洋场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中国近代文化产业的发祥地,又是全国的文化产业中心,中国近代的大部分文学艺术产品都是在这里生产和经销的。同样也是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职业文人——洋场才子。他们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开发了近代中国文艺市场,为中国近代文化产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洋场才子是指在海上洋场,以从事文化事业为生的文人,如编辑、记者和作家。他们的代表人物有:王韬、邹弢、李伯元、孙玉声、吴趼人、欧阳巨元、周桂笙、包天笑、陈景韩、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陈蝶仙、李涵秋、向恺然、程小青等。洋场才子一词,早就有人用过,新文学作家用这一词来指旧文学作家。所以习惯上,洋场才子一词不用来指“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虽然新文学作家也是一群谋食海上的文人。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洋场才子一直是被批判

和贬斥的对象。研究者们把他们看作是一群惟利是图、制造文化垃圾的下流文人,对他们在近代中国文化产业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只字不提。今天,我们对洋场才子的看法比较客观和冷静了,视角也更宽广了。这时候我们发现当年的文化产业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文化产业,洋场才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批成功的文化商品经营者和杰出的职业文人。

洋场才子对中国近代文艺市场的开发有许多方面的贡献。如在文艺作品的传播媒介方面,大部分的文艺报刊是由他们创办的;在外国文艺作品的引进方面,他们是最早的一批译介者;在文艺品种方面,吴语小说、谴责小说、翻译小说、言情小说、黑幕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都是由他们创造的。这里只就小报和言情小说,来谈谈洋场才子的贡献。

众所周知,与古代以书籍和口头为主要传播媒介不同,近代文化市场的主要传播媒介是

收稿日期:2002-05-04

作者简介:孟兆臣(1961.3-),男,吉林省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报刊和杂志。据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国第一份小报，是创刊于1897年(光绪23年)的《游戏报》。在这之前没有一份文艺报纸，只有三种文艺杂志。他们是申报馆出的《瀛寰琐记》(1872)、《四溟琐记》(1875)、《寰宇琐记》(1876)，沈饱山编的《侯鯖新录》(1876)和韩邦庆编的《海上奇书》(1892)。这三种中，除《海上奇书》外，其他两种以发表诗文为主，还不能算是通俗文艺刊物。这样说来，1897年以前的通俗文艺市场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小报出现，才成功地开发了这块市场。据阿英的统计，1897年至1911年，已知的小报共有32种，其中1897年到1903年《新小说》创刊，这6年间就出现了19种小报。当然这32种仅是我们已知的，由于小报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一向无人留意记录整理，因而小报的实际数量肯定要比这个数字大得多。

洋场才子们办的这些小报对中国近代的通俗文艺市场有重要意义。首先，这些小报是纯粹的消闲娱乐报纸，它们紧贴市民生活，符合市民心理，激发了市民的消闲娱乐需求。小报的办报宗旨十分明确，就是满足市民的消闲娱乐需求，《消闲报》(1897)第二号《释消闲报命名之义》一文云：“闲者，劳之对也。王事贤劳，簿书鞅掌，使无养息以节之，似背于爱惜精神之理，故古人有‘十旬休暇’之说。今之西人，休息之期，则以七日一来复，而晨昏歇息之时，亦有定候。既歇息，则闲矣，既闲，则当有消闲之法矣。一篇入目，笑口既开，虽非调摄精力之方，要亦可为谴闷排愁之助也，此可为当道诸公消闲者也。或者高人韵士，酒阑灯炮，苦茗既熟，有约不来，走马王孙，倦游既返，深闺才友刺绣余闲，既无抵掌良友，复乏知心之青衣，得此一纸，借破岑寂，或可暂作良友青衣观乎？此可为高雅诸君消闲者也。甚或读书童子，读史传不得其门者，谈《聊斋志异》乃足启其聪明，读毛诗不知其义者，诵元人曲本乃适以开其智窍。此无他，庄重难收，诙谐易入耳。此则后来之秀，于正课之暇，亦可借此以消闲者也。”<sup>①</sup>小报的内容丰富，有食谱、诗钟、文虎、常识、梨园、北里、俳优、新闻、小说、词曲，涵盖了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小报以花、伶两界为自己的主要内容，开今日娱乐新闻之先河。在今天的新闻媒体上，影视、娱乐、体育新闻始终是主打栏目，对这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可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却因小报报道花界、伶界，而把他们贬得一钱不值。应该知道，当时洋场的娱乐中心就是花界和伶界，红妓女和红伶人是当时的演艺明星，他们是市民关注的焦点，因而小报报道他们是很自然的事。另一个偏见是以为北里中人只会以色事人，别无他能。实际上红妓女们，如林黛玉、金小宝，也都是艺人，同时还是社会交际圈的红人，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一举一动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现今关注演艺和体育明星一样，都是同样的社会现象，无可厚非。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小报才会有更深入的认识。总之，小报第一次把市民消闲娱乐需求从众多的市民生活需求中分离出来，并把它确立为一块有潜力的市场，为中国近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对今天的文化产业发展也有借鉴意义。其次，小报培育了中国近代的谴责小说。以文艺的形式来批判、讽刺晚清官场是从小报开始的。小报中谴责作品随处可见，是小报的重要内容之一，有的小报就设有官场现形记、官场笑话的专门栏目。小报之所以敢大量发表这种谴责作品，当然是由于上海租界言论相对自由，媒体众多，清政府鞭长莫及。在这种情况下，租界就成了骂官的好场所。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有一段文字，记载了吴趼人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经验。书中说：“我在月月小说社，认识了吴沃尧，他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曾请教过他，他给我们看一本簿子，其中贴满了报纸上所载的新闻故事，也有笔录友朋所说的，他说这都是材料，把它贯穿起来就成了。”<sup>②</sup>《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连载于1903年的《新小说》，上文提到的那些新闻故事，就来自小报。另外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发表在小报《世界繁华报》上。所以说小报是谴责小说成长的丰厚土壤，它培育了中国小说的一个新品种。据统计，1905年到1911年，以“官”或“官场”为名的小说，就有16种，诸如《新官场现形记》、《后官场现形记》、《官场笑

话》、《新官场笑话》等。<sup>③</sup>

另一个例子是言情小说。这里说的言情小说指的是徐枕亚、吴双热等人的作品，它们又被称为哀情小说，作家们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晚清时已经出现了一些言情小说，如《恨海》、《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但这时的生产规模很小，产量也很少，尚无力量打开言情市场。另外晚清的小说家看重的是小说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批判作用，对言情小说并不重视。到民国初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的读者们更喜欢消遣娱乐性质的小说，而言情是最受欢迎的一种。1912年，徐枕亚的《玉梨魂》和吴双热的《孽冤镜》在《民权报》副刊上发表。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人们争相传诵。尤其是《玉梨魂》，虽用的是四六骈文，但不像林纾古文那样艰深，半散半骈，又不象白话小说那样直白无味，一时颇受仍以文言为课本的青年的欢迎。故事被改编成新剧和电影，刊行的单行本再版数十次。“其书初由七浦路小说丛报社发行，后转交通路清华书局。数年之间，到处发现翻版伪本，南方尤甚，自昆明、广州以至香港、新加坡各地，皆有翻版本推销，或另排铅印，或以原书摄影石印。枕亚初拟控诸法庭，而鞭长莫及，法庭辄不受理，即法庭出示查禁，书贾挟起伪本，换一码头，依然推销牟利，以此全不生效，遂亦听其自然。伪本纸张印刷均劣，成本低，售价廉，行销数倍于真本，各地友人时有寄来，枕亚见之啼笑皆非。此事可说是自有版权以来的破天荒，几至如旧小说的无版权状态，所以《玉梨魂》的行销总数无法统计。”<sup>④</sup>徐枕亚也因此作品而人财两得，做了状元女婿。市场一打开，出版商们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登载言情小说的杂志纷纷创刊，如《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季报》、《小说新报》、《五铜元》、《礼拜六》、《眉语》、《七襄》、《黄花旬刊》等。民初的小说家几乎都写过言情小说，仅在《民权报》上登载小说而成名的作家就有“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刘铁冷、蒋箸超、丁悟痴、沈肝若、胡仪卿、吴东园、李警众、管际安、韦秋梦、杨南村、陈匪石、郑正秋、姚民哀、钱病鹤、包醒独、徐吁公、俞天愤、陈索然等。”<sup>⑤</sup>

任何经济活动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也要给个人带来收益，这样才能进行下去。洋场才子在文艺产品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一方面开拓了通俗文艺市场，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也给自己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依靠这项收入，他们得以维持生活和文化经营活动，因此也就成了中国近代第一代职业文人。我国大约在19世纪末开始实行稿费制，到20世纪初已经很普遍了。如果不算传统的书画润格的话，小说稿费出现最早，当时的小说价格一般在每千字2元到3元间。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回忆道：“这时（1906年）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2元为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要修改了。也有每千字1元的，甚至有每千字仅5角的，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删改”。“我的小说，后来涨价到每千字3元，那是商务印书馆要我在他们的《教育杂志》上写教育小说而加价的，这算是特别优待。但在《时报》馆（有正书局）及《小说林》两个基本地方，仍做每千字2元算。其时林琴南先生已在商务印书馆及其他出版社译写小说，商务送他每千字5元。但林先生不谙西文，必须与人合作，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与学生，5元之中，林先生即使取了大份，亦不过千字3元（后来商务印书馆给林先生每千字6元）。”<sup>⑥</sup>由于实行了稿费制，所以吸引了很多文人借此谋生。著名小说家周瘦鹃就是这样的一位洋场才子。周瘦鹃是苏州人，“家庭清苦，他在上海民立中学毕业后，留校教书，并以卖文所得，作为生活经济来源”。<sup>⑦</sup>他说：“20岁时，中华书局编辑部的英文组聘我去专做翻译工作，除译了几种长短篇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外，还译些杂文和短篇小说，供给该局月刊《中华小说界》、《中华妇女界》等刊用。22岁时，为了筹措一笔结婚的费用，就把这些年来译成的西方各国名家短篇小说汇集拢来，又补充了好多篇，共得十四个国家的50篇作品，定名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编译完工之后，就由局中收买去，得稿费四百元，供给了我的结婚费用。”<sup>⑧</sup>有的知名作家则被出版商包下来专门为他们写作，如世界书局的老板沈知方就把平江不肖生包下来。所谓包下来，就是只

许给世界书局写,而不许给别家书局写,就像上海戏馆老板,到北京去包名伶来唱戏一样。

当时上海租界的一般生活费用是较便宜的,洋场才子的收入却不菲,包天笑每月收入是120元。包天笑说:“我有了时报馆的80元,再加上《小说林》40元,每月有120元的固定收入。而我的家庭开支与个人零用,至多不过五六十元而已,不是很有余裕吗?”<sup>⑧</sup>陈景韩在时报馆每月80元,后加到150元,到《申报》后是300元。洋场才子们除了稿费之外,再加上经营收入以及兼职的收入,不但可以维持生计,而且还可以过上很舒服的生活。

洋场才子除了创作活动外,一般都亲自参与文化经营活动,光创作不经营的人很少。如李伯元办过《游戏报》、《世界繁华报》,吴趼人办过的小报有《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曾朴与人合作创办“小说林书社”,后又与其子办真善美书店,出版《真善美》杂志。孙玉声办的书局叫“上海书局”,严独鹤与友人合办“三友书社”,平襟亚办中央书店。徐枕亚与朋友一起合办《小说丛报》,后办清华书局,发行《小说季报》,清华书局不景气,他把所存的书籍和版权,全部让给了大众书局,自己返回常熟老家。

洋场才子们除了自己的文艺创作和经营外,一般都有兼职,而且他们的职业变换也很频繁。如汪仲贤,早年学过海军,后从事文学和戏

剧,编过时事剧《阎瑞生》,并自演阎瑞生。“后入共舞台,担任编剧和广告”,“‘共舞台’与‘大世界’有侧门可通,他兼‘大世界’新剧部主要演员,每晚十一时左右,新剧部茶役来请他上戏,他从容扮饰,便登台现身说法。约演一小时,再到‘共舞台’治公私事,及归,已漏尽更深。他居住在白来尼路蒙马浪路崇一里,相距约一二里左右,乃包一人力车,习以为常。这时他为《社会日报》写《上海俗语图说》,一经登载,该报销数激增。那《社会日报》主办人胡雄飞恐他间断,每晚必亲来向他取稿,他往往未著一字,胡雄飞等着要,他出笔迅速,不到半小时,雄飞便欣然持去。”<sup>⑨</sup>其他如陆士谔、曾朴、周瘦鹃、陈蝶仙等亦如此。

#### 注释:

- ①转引自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
- ②《钏影楼回忆录·七五编辑杂志之始》。
- ③林瑞明:《〈官场现形记〉与晚清腐败的官场》,转引自《上海通史·晚清文化》第九章。
- ④⑤李健青:《民初上海文坛》见《上海地方史资料》四。
- ⑥《钏影楼回忆录·六九在〈小说林〉》。
- ⑦《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民国旧派小说史略》。
- ⑧《书报话旧》52页。
- ⑨《钏影楼回忆录·六七移居上海之始》。
- ⑩《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民国旧派小说家史略》。

## Talented Scholars in Pre-liberation Shanghai: First Gen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Pione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MEN Zhaocheng

(Humanities College,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alented scholars in pre-liberation Shanghai were men of letters who engaged in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and in management of culture business in Shanghai Concession. These scholars belonged to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professional writers in China. They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and art marke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rough their creation and management activities. Meanwhile, they opened up a broad living space for themselves.

**Key words:** talented scholars in pre-liberation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market, small-sized newspapers, romantic and sentimental novels

(责任编辑:吴晓明)